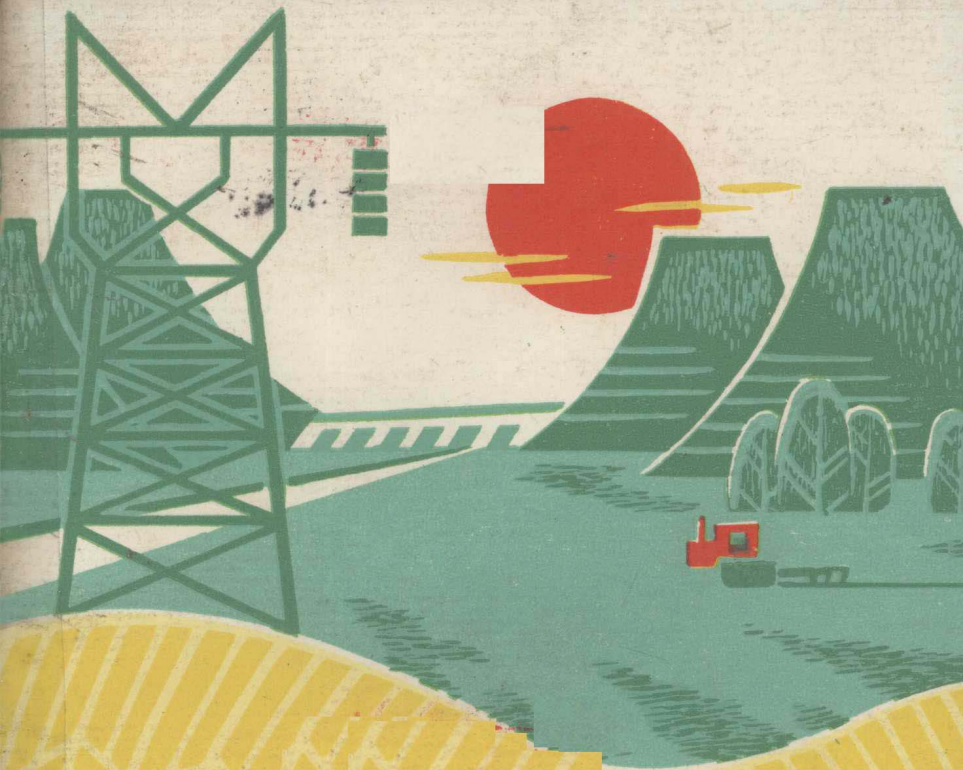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寨路上攀高峰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大寨路上攀高峰

抚州地区文化站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大寨路上攀高峰

抚州地区文化站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路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6 1/8 字数10万

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江西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10.80 定价: 0.37元

编 者 的 话

大寨，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鲜艳的红旗。它是七亿农民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方向。毛主席号召我们：“农业学大寨”；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要求我们：全党动员，大办农业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。

一九六四年以来，特别是全国第一、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，抚州地区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，在中共抚州地委以及全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声势浩大，规模壮阔，既轰轰烈烈，又扎扎实实，成效显著，先进集体和个人不断涌现。为了给正在蓬勃开展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推波助澜，贡献一点力量，我们受江西人民出版社委托，在全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，组织了一批专业和业余作者，以各县（市）十四个先进典型的真人真事为基础，选择各个典型的一个侧面，编写了这本《大寨路上攀高峰》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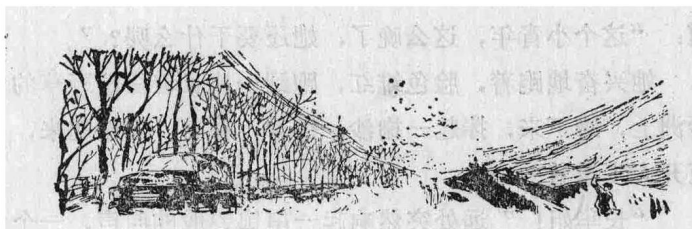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编写者的水平有限，时间比较仓促，加上是头一回尝试写真人真事的故事，缺点和错误在所不免，希望看到这本小册子的同志，及时给我们指出来，以便进行修改。

抚州地区文化站

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书于进贤县李渡公社兽医站

目 录

从北京回来以后.....	吴南凯 (1)
新的起点.....	吴若筠 (16)
胜利渠	莫锡众 (29)
新谷登场的时候.....	张振鹏、黄木荣、熊寿松 (44)
闯新路	李子鸿 (59)
勇攀高峰的人.....	龚重谟 (69)
艾荷香三斗笑面虎.....	熊哨空 (85)
第一个战役.....	万国兰、姜援仁 (100)
考 验	杨建华 (113)
桑子山的变迁.....	胡定元 (129)
开山人	黄木荣、熊寿松 (143)
山村“夜明珠”	郑振济、樊国澄 (155)
铁树开花水倒流.....	吴南凯、王民生 (163)
收甘蔗的风波.....	柳剑祥、梁腾渊 (178)



从北京回来以后

金溪县 吴南凯

“噤——”，一辆越野小汽车，披着晚霞，在金临公路上飞快地开着。车上坐着两个人：一个司机，五十来岁，清瘦的脸，满腮胡楂；一个女青年，二十三岁，中等身材，圆圆的脸膛，齐耳的短发，两只大眼睛明亮有神。

小汽车穿过浒湾车站后，转入一条乡村小公路。女青年对司机说：“到了，请您停车。”司机看看周围，是一片荒野的沙洲，感到很奇怪，便怀疑地反问一句：“到了？”车子虽然减了油门，却没有刹车。女青年笑着点点头说：“是的，到了，再不停就要过了。”司机只好赶紧刹车。女青年立即“啪”地一声扭开车门，跳下汽车，向司机挥挥手说：“谢谢您了，再见。”司机并不举手回答，他用困惑的目光，望着这个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年龄的女青年，又望望昏暗的天色，不放心的说：“天快黑了，离火箭队还有两里路呢，让我送你回家吧。”女青年摇摇头说：“不，我已经到家了。”说着，转身向沙洲跑去。

司机望着女青年越跑越远的背影，不解地自言自语

道：“这个小青年，这么晚了，她还要干什么呢？”

她兴奋地跑着，脸色绯红，跑到一片长着稀疏野草的沙洲上，蹲下来，捧起一掬沙，搓着，看着。又站起来，迈开大步量着……

“长华姐！”远处突然响起一串银铃般的叫声，一个姑娘扛着锄头飞快跑过来。后面还有一群人，有的扛着锄头，有的挑着空土箕，也都跑过来。个个喜笑颜开，争着和女青年握手。有的年轻姑娘抱着她的肩膀，乐得蹦呀，跳呀就象是看见了久别的亲人。

这女青年是谁？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热情欢迎她？

原来她就是著名的劳动模范、全国三八红旗手、火箭队党支部书记兼生产队长丁长华。这天，正是一九六四年底的一天，她刚从北京开完三届人大光荣归来。

这时，大家抢着问她：“见到毛主席吗？”“毛主席身体好吗？”

丁长华两眼闪着幸福的火花，连声回答：“见到了，见到了，毛主席天天出席大会。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。毛主席还和我握了手，照了相嘞。我代表金溪县和火箭队的社员们敬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。他要我向大家问好。”大家又惊喜、又兴奋地叫起来：“啊！毛主席向我们问好！”

五十多岁的老社员荀甫生挤过来，双手握着丁长华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啊！让我握一握。”边说边摇着，眼眶里闪着泪花。荀甫生又问：“毛主席还说了什么？”丁长华精神抖擞，声音响亮地对大家说：

“毛主席号召我们：农业学大寨！……”

当天晚上，丁长华先后召开了支委会和队委会，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三届人大的会议精神。研究了火箭队学大寨的措施。经过一番讨论后，统一了认识。

第二天晚上，召开了火箭队全体社员大会。

丁长华向社员们汇报了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的会议情况后，说：“我一面听陈永贵同志的大会发言，一面心里琢磨：我们火箭队怎样向大寨学习？我想起了菜篮田旁边的那块沙地。可不可以把它改造成稳产高产的水稻田呢？昨天我下车时，用脚丈量了一下，大概有八亩。”

象一把盐撒进了滚油锅，全场议论纷纷。

有人说：“干死草的响沙地，怎能种水稻？那是白费劳力，惹人笑话。”老社员荀甫生不同意，他说：“田有四只角，全靠人来作。只要厚铺塘泥，筑起田塍，勤灌水，多施肥，响沙地也能长水稻。”

有人说：“说得倒轻松，‘厚铺塘泥’。八亩沙地变水田，要挑多少担？不要累死人？”一个高个子、大眼睛的女社员站起来说：“只有旧社会饿死人，没有新社会累死人。气力有的是，用掉还会来。”她拍拍肩膀说：“火箭队的人都有一副铁肩膀。”她叫余如仙，比长华还小两岁，却是火箭队最早的队员之一。

有人说：“现在比不得五九年刚建队。那时候，大多是姑娘家，说干就干，无挂无牵。现在都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了，还有吃奶的。”一个身体结实、面孔黝黑发亮的女社员说：“我也有几个孩子，总不能等孩子大了再学大

寨！还是把全家都发动起来，有困难就克服点。”她叫涂友爱，比长华大两岁，也是火箭队最早的队员之一。

有人说：“我们火箭队平均亩产一千三百多斤。要是加上八亩响沙地，费了大气力，还要拉下平均产量，这高产红旗怎么保得住？”这条意见挺有份量，立即获得一部分人的赞成。也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，说这是锦标主义。大家争论不休。

这时，丁长华站了起来，用她那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，向在场的社员们望了望，然后发人深思地说道：“高产红旗谁不爱啊，它是我们火箭队全体社员用汗水浇灌出来的胜利成果。这次，我代表大家向三届人大汇报工作，谈到我们火箭队，水稻平均亩产一千三百二十三斤六两，皮棉平均亩产二百四十斤七两时，全场热烈鼓掌，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笑容满面地鼓掌。会后，周总理、朱委员长、董老先后找我谈话。首长们非常高兴，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。各省的代表也都来交流高产经验，说我们火箭队乘上了火箭。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这么大的鼓励，这么高的荣誉，我们能让平均产量拉下来吗？”

“对呀！对呀！”反对改沙地的人连声喝采。

丁长华接着说：“毛主席号召我们‘农业学大寨’，我们就要象大寨那样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尽一切办法扩大耕地面积，增产粮食。我们种田，不光是为了吃饱肚子，还要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，支援世界革命。我们能眼睛只盯着小集体的荣誉，忘了这个大目标吗？”

“对呀！对呀！”主张改沙地的人连声喝采。

丁长华又说：“还是如仙说得好，‘火箭队的人都有一副铁肩膀’。我主张：大家挺直腰，革命加拚命，苦干加巧干，把改造响沙地和粮棉夺高产的两副担子，一肩挑起来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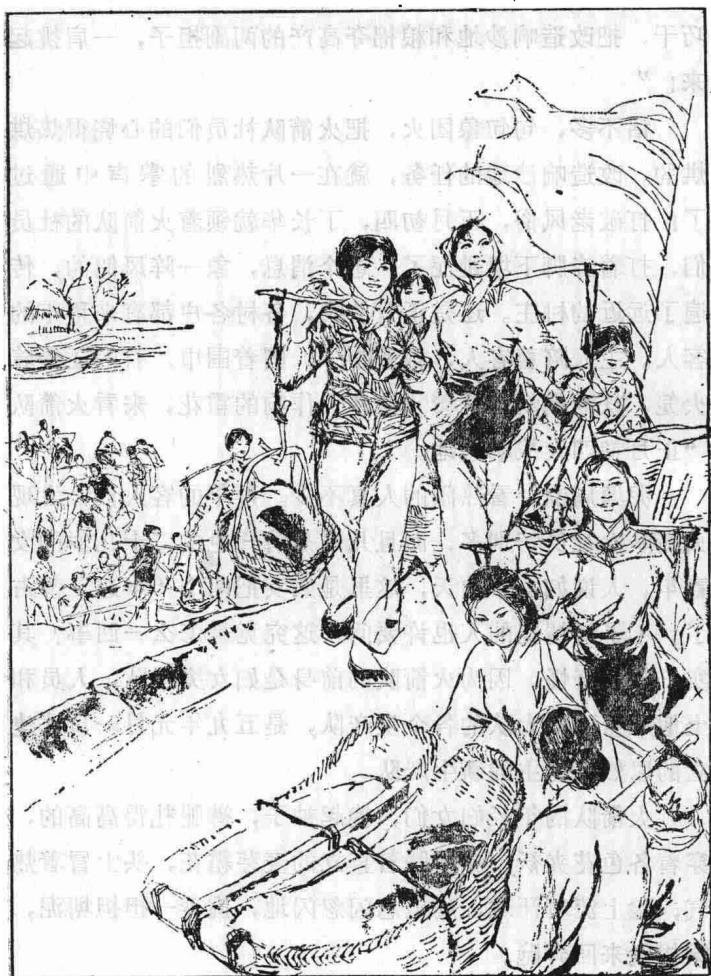
话不多，句句象团火，把火箭队社员们的心烧得热烘烘的。改造响沙地的任务，就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！打破老风俗，正月初四，丁长华就领着火箭队的社员们，打着赤脚下塘挑泥了。这个消息，象一阵风似的，传遍了远近的村庄。还是正月头啊，各村各户都有来拜年的客人。主人陪着客人，戴着帽子，围着围巾，有的还提着火笼，扶老携幼地踩着“沙沙”作响的霜花，来看火箭队“正月初四大战响沙地。”

泥塘周围，看热闹的人真不少。拜年的客人们，发现火箭队女社员特别多，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二十几岁的女青年。人说妇女半边天，这里是妇女把两个“半边”都占了。不了解情况的人也许要问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，并不奇怪，因为火箭队的前身是妇女突击队，人员和土地来自丁家大队的各个生产队，是五九年元月一日才建立的以妇女为主的新生产队。

火箭队的年轻妇女们，挽起袖子，裤腿扎得高高的，穿着各色花夹袄，赤脚踩着直立的麦芽霜花，头上冒着热气，脸上流着汗珠，扁担忽闪忽闪地，挑着一担担塘泥，穿梭般来回奔跑。

人多嘴杂，看热闹的人中间，什么样的议论没有：

“这些妇女有志气，学习大寨走在前头呀！”



“三天劲好鼓，日久难坚持。”

“这些妇女真傻，有舒服日子不过，偏要自找苦吃。”

“十月桃花不结果，妇女作田迟早要散伙。”

有的看见响沙地边的木牌上写着：每亩塘泥一千担，亩产当年跨《纲要》。就作了个计算：火箭队共有二十二户，三十五个全、半劳动力，其中男劳力只有七个。从附近几个塘到响沙地，来回两里路。八亩响沙地，每亩一千担，就是八千担。除去放牛、养猪、生病、请假的，一天能有几人出工？要在春耕前完成这个任务，还要当年跨《纲要》，难！难！难！

邻村有个叫大春仔的老汉，看了直摇头：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谁见过沙洲上栽禾？你们这伙伢仔呀真是……唉！唉！唉！”

.....

冷风越吹，热气越高！火箭队的妇女们，一个个挺直腰杆，一担一担，不断地挑呀，挑呀。肩膀磨破了，挑！腰压痛了，挑！腿走肿了，挑！脚上裂了血口子，挑！

可是也有人受不了。一个新进火箭队的十六岁的女社员，受不了艰苦的磨炼，哭了。妇女突击队的老队员余如仙就找她谈心。余如仙轻言细语地说：“我也是十六岁进火箭队。建队开始，就是连挑三个月塘泥。那时我还不如你。我是浒湾镇人，从来没作过田，我也受不了，我也哭了。是长华姐领着我过劳动关。她对我说：肩挑扁担，眼睛要看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，扁担能挑出支援革命的粮食，能挑出中国妇女的志气。长华姐还告诉我：痛、酸、累这

些东西，好比弹簧一样，欺软怕硬，欺弱怕强。不信你就试试看，咬紧牙关跟它斗，看看谁输谁赢？我听了长华姐的话，暗暗下决心：步步跟着长华姐的脚印走！嘿，真怪！慢慢地，腿不酸了，腰不痛了，肩膀就象铁打的，结实、梆硬……”

当晚，丁长华把一盒蛤蚧油塞在小社员手里，说：“用热水烫烫脚，裂口子的地方搽点。明天早晨，穿上套鞋，到猪场去帮忙。母猪生崽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小社员仍然赤脚下塘。丁长华问她：“你没去猪场？”小社员说：“去过，猪场的姐姐忙得过来。”丁长华会意地笑了。转身交待上泥的社员：“给她少上点。”

随着响沙地里塘泥逐渐增多，小社员的担子也越挑越重，脸色却越来越开朗了。

一个进火箭队不久、刚刚结婚的女社员，她不知听谁说，年轻妇女这样苦干，不会生孩子。她害怕了，跟丁长华谈，想退出火箭队。长华笑着说：“进出自愿嘛。不过最好先去问问美容，她对这事，有经验。”女社员就去找了美容。美容一听，先自己好笑了一阵，才说：“我本来也是火箭队最早的队员，我妈妈也是听人家说什么‘象火箭队那样干，妇女累得不会生孩子’。硬拖等我退了队。在火箭队里，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。一离开火箭队，我就象掉了魂似的，吃不下，睡不着。我想念长华姐和火箭队的姐妹们，想念那个热火朝天的干劲，连姐妹们在一起争吵几句的孩子气，想起来都觉得亲煞人。一天，长华和姐妹

们挑着几担稻谷，在我们村口歇脚，我甩开妈妈的手，挑起一担稻谷就冲回火箭队。”女社员追根究底地问：“后来呢？”美容用手指往她鼻尖上一按：“你这个傻姑娘，后来后来，我现在不是站在你面前吗，腰圆胳膊粗，家里还有个胖娃娃。”年轻的女社员羞涩地笑了。思想问题在笑声中飘走了，塘泥也在笑声中越挑越多，终于厚厚地铺满了八亩响沙地。接着又筑起一条条田塍，方方正正的，象片水稻田的样子了。

“轰隆隆……”声声春雷唤来了狂风暴雨，天塌似的大雨从头顶上倒下来。村里村外，大股小股的水流，象开河似的，争先恐后地向低处流去。春天的暴风雨，来得急也去得快。雨过天晴，火箭队的社员们来到响沙地一看，都大吃一惊：水沟被沙子堵塞了！田塍被冲塌了！余如仙二话没说，带领姐妹们就干起来：从新开沟，从新筑田塍。可是两天后，一场暴雨，又把田塍、水沟冲塌了。春天雨水多，三天两日来场暴风雨。塌了修，修了塌，塌了再修，修了再塌。余如仙象条犟牛犊，家也不回，晚上和姐妹们一起睡，白天和姐妹们一起苦干，跟老天爷没完没了地纠缠着。长华问如仙：“为什么要这样硬拼？不可以想点办法？”如仙说：“有什么可想的，硬干更痛快！”长华心里一动，这不象往日那个肯动脑筋的如仙啊！她又追问一句：“你怎么老不回家？”如仙眼圈一红：“回什么家，和姐妹们一起住，一起干，更痛快！”长华心里全明白啦。她想起去年到火箭队来视察工作的柯庆施同志的话：不仅要管锄头，更要管人头。听话要听音，知人要知

心。当晚，长华就邀如仙一起睡。两人头并头说着悄悄话。说着说着，如仙把心里话抖出来了：“他大我九岁，人又笨，我看见他就讨厌，一回家心里就闷得难过。就得在田里干呀，干呀，不干心里不痛快。”长华说：“所以，你就整天蛮干？”如仙叹了口气：“干总是好事！”长华说：“我看他不笨，人还挺聪明呢，田里事，家里事，都做得熨熨贴贴的。只是打口不开，人老实。大你几岁，可比你懂事，知道疼你。”如仙说：“我不要他疼。”长华说：“你呀，你还年轻，不晓得世上的事，象他这样脾气好，爱劳动、爱集体的男人，打着灯笼也难找呀！再说，你们都是苦出身，他从小没有爹，靠寡妇妈妈拉扯大；你从小没爹妈，在别人家里熬成人。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，又都热爱社会主义，热爱火箭队，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呢？”说得如仙的泪珠儿“噼里啪啦”往枕头上滴。第二天，如仙冷静地和姐妹们在田头开“诸葛亮会”，大家想了很多办法：挑黄泥拌沙筑田塍、修水沟；面上铺草皮；疏通水道……

此后，长华经常留如仙在家里住，两人比亲姐妹还亲，一谈就是大半夜。如仙和爱人的感情日益牢固了，响沙地里的田塍和水沟也日益牢固了。如仙这个不晓得世上事的女孩子，还跟着长华学会了做政治思想工作，学会了领导生产。十几年后，长华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，调到县里去当副书记，接长华手当火箭队支部书记的，就是这个当年孩子气十足的如仙。当然，这是后话，这里不多啰嗦。

一年后的一天大清早，如仙的婆婆颤颤巍巍地拉着拐

棍来找丁长华，见面就说：“长华，我家如仙昨夜生了个胖娃娃。这都是靠了你，我们家才过上幸福和睦的好日子，我才没白守半辈子寡啊！”说着，笑得满脸皱纹，却又老泪纵横。长华忙扶她坐下，说：“是靠毛主席、靠党、靠社会主义、靠你们全家热爱集体；也靠您老人家心宽量大能容人呀！”

长华就是这样地和每个社员心贴心啊！

春插季节到了。丁长华拜老农荀甫生做老师，对响沙地进行了一犁、三耙、二耖、一打、一耖，把响沙地做成了田平似镜，泥烂如浆的水田。丁长华、涂友爱等火箭队的姐妹们，兴高彩烈地下田插秧。到底是响沙地啊，不同一般。看起来，泥烂如浆，秧苗往下一插，就觉得又实又硬，插不进去。她们只好用手指头钻眼，一茆一茆地栽。耘禾的时候，就更费力了，两手在含沙量很大的泥浆中耘禾，不仅费力，十指和手掌都搓得疼痛发热。耘到后来，连皮也搓破了，露出了嫩肉。她们不怕痛，不怕苦，咬紧牙关细细地耘。一直干到天墨黑才收工。

长华收工回家，七十多岁的老祖母立即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。长华扶起筷子，饭还没进口，又立即放下筷子，对祖母说：“婆婆，你先吃，我有点要紧事。”老祖母不高兴地问：“什么要紧事？连饭都不吃？”长华笑笑，一阵风似的出了门。老祖母半责怪、半称赞地摇摇头：“唉，这孩子，总是这样！”

长华匆匆来到涂友爱家，还没进门，就听见孩子的哭声，夫妻俩正在吵架：“你早收工，不可以做饭？”“我

给你做饭？你不要死在响沙地里？”“给我做？我给谁做？你不吃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？让响沙地多打粮，不应该？”……长华心里想：果然不出所料，收工晚了，他们家就要出事。她推门走进去，两人都不吵了，却来了个背对背。孩子有坐在床上哭的，有坐在地下哭的。长华什么也没说，抱起孩子，揩干孩子的眼泪。点火烧饭。这样一来，两个人都抢着过来帮忙。

吃过晚饭，等两个火爆脾气都消了点，丁长华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：“康仔叔，这次可是你不对呀，你先收工，为什么不做饭？”康仔说：“做饭做饭，我做厌了。男做女工，越做越穷。”长华问：“在旧社会，你做不做女工？”“不做。”“单干时，你做不做女工？”“不做。”“你富了没有？”康仔低着头，不回答。“现在你做了女工，家里住新房，做新衣，银行里有存款，髻里有余粮。穷了？”康仔还是低头不作声。长华又说：“友爱家里事比你做得多，工分做得不比你少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谁不夸奖她？连县委、地委首长都表扬她热爱集体劳动好。她为集体晚收工，你应该体贴她啊，怎么还吵呢？”友爱插话说：“唉，我脾气也不好，三句话就会跳。”长华说：“你看，她心眼多好，自己先认错。她还是个‘三句话就会笑’的人啊！我要是个男人，讨了这样好的老婆，高兴都来不及，还顾得上吵架？……”友爱不好意思地连忙打断长华的话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专给人戴高帽子。其实，也要怪我……”长华说：“好呀，我做丑，你做好，下次再吵架，我不管了。康仔叔，你看，胳膊硬是往里拐啊！”